

清經解

皇清經解序

皇清經解之刻迺聚

第二冊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
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
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唐
志堂之刻我

大清開國以來

御纂諸經爲之啟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

疏之疎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

清·阮元編

清經解

第二册

上海書店

乾象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實象傳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
大明離為明坤為順乾為大明坤麗乎乾成離故曰順而麗乎
大明大謂乾非謂離也乾中爻有伏坤火外明中黑象之故離
為火坤色黑故火中黑乾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坤為文
柔柔文明故曰文明乾中伏坤坤為地地上得田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之象也初離乾之卒成之終終在上始在初舉終始兼
包六位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成者卒成之終初離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自始至終方成六位文言曰知至至之言乎始
故曰可與樂幾者事之微知終終之言乎終故曰可存義幾者
事之質始乎微終乎質故曰易之為書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
爻相雜惟其時物故曰六位時成始謂初非謂元終謂上非謂
貞此言六位不言四德傳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也天有陰
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天地之氣必有終
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萃於四盛
於五終於上所謂大明終始者指六位明矣六位有虛實虛暗
實明六位皆實為大明說者又謂聖人大明乎乾道之終始乾
道大明豈待聖人而後明哉學者不知乾為大明而以離當之
離可謂之文明未可謂之大明也易為未可謂之大明謂大陰
小陰卦多陽離陰卦也烏可謂之大哉乾六位純而不雜故象
六龍時乘者初潛二見三行四躍五飛至上而窮窮復反下是
謂時乘言各以其時也或曰縣象者明尊大乎日月然則日月
為大明矣坎離皆曰大明矣為不可獨以大明屬之乾何也日
月得天而能久照日得天而大明於晝月得天而大明於夜日
月之明皆天明也故易獨以大明屬之乾參同契謂月三日生
明於震震一陽生也十六日微闕於巽巽一陰生也八日上弦
於兌兌二陽生也二十三日下弦於艮艮一陰生也三十日消
滅於坤全體皆暗十五日盛滿於乾全體皆明是為大明蟾蜍
與兔魄日月氣清光明而藏德者也天明則日月合其明黃帝
內經謂天氣清靜光明而藏德者也天明則日月不明說者謂
天所以藏德者為其欲隱大明大明見則小明藏故大明之德
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董仲舒曰天藏其形而

見其光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莊子在有篇廣成
子語黃帝曰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坤為黑故至陰為黑乾為
大赤故至陽大明謂莊子周不聞道哉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
陽後儒說易者皆不及故特揭以待後之學者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說文云寅敬惕也易
曰夕惕若厲言黃帝以夕夕惕之貌因時而惕故曰若黃
古者黃帝如延黃絲莊子伯延緣實與乾協說文罔引乾九三
爻辭一倫實一倫屬者後人亂之也屬乃占辭與悔者等安得
屬上句乎失之甚矣三與五皆得正故同功五多功三多凶何
也按九居三凡三十二卦其占凶者四卦而已漸小過而云多
凶者易會中正而尤貴中能兼正正不能兼中故有多凶之
戒蓋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乾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日小人弗克言占者小人弗克當天子之享大壯九三曰小人
用壯君子用剛言小人以力故用壯君子以德故用剛用剛者
謂不用強梁之力也既濟九三曰小人勿用言命將出師小人
不可當其任然則九三為君子之爻信矣乾變度以爻之得正
者為聖人君子失正者為庸人小人自一軌七百六十季至四
十二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季以一一卦得正之爻為享國之世
數故名世軌雖其說甚誕然以十二辟卦言之復初陽得正為
聖人臨二陽失正為庸人泰三陽得正為君子大壯四陽失正
為庸人夬五陽得正為聖人乾上陽失正為庸人姤初陰失正
為小人遯二陰得正為君子否三陰失正為小人觀四陰得正
為君子剝五陰失正為小人坤上陰得正為君子其說固不可
信而以其爻分君子小人亦必有據矣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
說者謂重乾重坎非也君子夫夫則又何說乎白虎通曰陽不
動其道無以行陰不靜其化無以成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
也故曰反復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董仲舒曰冠之在首主武之象也主武嚴
威其像在其後其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武王克商虎賁說
劍登任武殺然後威嚴戰於乾亦象玄武武在後故羣龍无
首蓋古之神武而不殺者夫黃帝仲舒曰陽道无端而貴神无端
故无首龍一小見首故稱神陽冠子曰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

其首亦見其目為首為後行其庭不見其人是隨而不見其後也
乾為龍為首見羣龍无首是迎而不見其首也故曰成功遂事
莫如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
本夫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許叔重曰木下日本一在其下
木上曰末一在其上此植物也植物然動物亦然一在上者天
也故首戴天本乎天者親上也一在下者地也故足立地本乎
地者親下也人從生禽獸橫生四足者頭俯二足者頭昂昂足
皆立地舊說本乎天者動物本乎地者植物失之動植物水火
亦然水流溼潤下溼水就下也天生水天產本乎地故水行地
中火就燥謂上燥火炎上也地生火地產本乎天故火在天上
近取諸身則足少陰太陽水也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
手太陽少陰火也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在上部上者本天下
者本地也舊說同地注水溼先流均薪施火燥先然亦失之水
火然風雲亦然雲上乎天乾為龍故雲從龍雲出天氣也非本
乎天者親上乎風發乎地坤為虎故風從虎風出地氣也非本
乎地者親下乎萬物皆然其理可悟風為柔從者萬數聲應
氣求聖倫物類之通下溼其理已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
見龍在田時舍也時舍讀為田舍東郊之舍若云未為時用則
德施何由而普天下安得文明也時舍對時行時乘乘則行舍
則止乘則駕舍則稅駕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光明者見龍之象也未為時用也德德而隱者與二日
時舍三曰行事三行二舍各因其時初時潛二時舍三時行四
時躍五時飛至上而窮故亢亢者不知時也時進時退時存時
亡而不失其正謂之時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乾為野陽為龍陰為血何以知乾為
野也說卦傳曰戰于乾乾西北廣草之方故稱野京房云居西
北之分野陰陽相戰之地天與火同人本乎天者親上故曰同
人親也地生火地產本乎天故親上乾為野火上同故曰同人
於野則野非乾而何陰陽相薄故稱戰陰其類也故稱血乾純
而坤雜陰疑於陽疑之言疑也直謂之陽不可故疑之曰陽陰
陽兼天地雜故曰其血玄黃言非純也許慎說王位北方陰極
陽生故曰龍戰於野戰者接也陰陽交接無傷象坤伏乾戰
乎乾出乎震坤一變而成復矣包表而血裏表陽而裏陰故不

言色而言血也坤十月之卦十月為陽故稱乾坤交會於戌亥之郡故稱難干實謂陰陽合而功戰者陰陽合也虞仲翔曰天子地勢相得合水故陰陽相薄而戰干乾乾度日乾坤氣合戌亥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乾氣白又九月十月節故曰秀白然則野者秀白之州也在兌坎之交故曰受二子之節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驢如說文云驢者馬載重難行六二乘剛之象也驢誤為馬將行其意分乃長鳴故曰班馬之聲班猶分別也失屯遭之義矣震馬驢足一其足曰驢二其足曰驢言有絆之者故驢驢而不進六二之難其象如此坎馬為貞故四上皆有遭如之象如古而字冠指坎坎為盜難生亦指以難生於坎也二五正應陰陽之義乘驢驢曰驢冠婚驢天地不交曰否剛柔始交曰屯天地交曰泰泰之所以成泰者天下降地上升皆禮親迎法之陽下陰也九五陽不下陰空有雲雷不能成雨故屯其膏女歸待男行男不下女故女貞不字然雷動滿盈始雖屯膏終必遇雨二五得中且正初逢屯難幸成泰交故曰十年乃字言十年者數終於十亦成於十

詩云一發五豨吁嗟乎驢虞梁驢者天子之剛虞者司獸之臣虞人翼五豨以待之故一發中五虞人謹慎其職志厚意盡故歎之也長六二即鹿无虞惟人於林中言林麓非固也无虞則司獸失其官矣往而弗舍必至窮困古文麓倫鹿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故書曰大麓今鉅鹿縣取名焉陸佃曰澤獸為虞林獸為鹿故林處於山其文從鹿鹿者鹿之所在麋性喜澤鹿性喜林詩云瞻彼中林牡牡其鹿性狀鹿之多惟人於林中空林之象也漢光武初為蕭王獵於野王路逢二老者即禽問曰禽何向也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顧大王勿往也互坤坤為虎三八林中上為敵應此即禽虎亦即人之象故往者遇周書大武解有五虞五虞者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音與五後動機之機切也疑其後而從之此從禽之所以必有虞人也故曰无競惟害有功无競謂競思害功思敗是為虞人謀无虞亦无謀動斯迷矣君子幾不如舍機者虞機舍者舍拔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詩曰奉時辰辰壯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奉杜

者虞人舍拔猶釋括見禽而後從則舍无不獲无虞安得有杜乎張機而待不能獲禽君子舍之舍拔而已言无所獲也解上六射隼獲之自上射下其勢順故有獲屯六三從禽舍之自下從上其勢逆故无獲无獲而仍往必困窮矣舍當作違行難也屯之義也解上屯三皆體震震動象驚機坎弓離火解互離屯離象半見其器未成故動而无獲解上待時而動屯三動非其時坎為狐兼有禽象故解三為隼屯上為禽何以知屯上為禽也以象辭知之象言即鹿者從禽古音禽諸君凶往吝者上窮凡象言窮者皆指上也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二五四初皆正應故皆稱婚媾然四求初失男先之義初求四有援上之嫌二者无一可且卦之戒辭曰勿用有攸往而四曰往吉无不利何也如謂四承九五自知柔弱不足以濟屯初有陽剛之才為民之望故往求之其康時難不曰求賢而曰求婚媾又何也卦辭曰利建侯侯有同姓異姓庶姓南宮三復曰主孔子以為異姓異姓者婚媾姻婭重婚曰媾若齊太公周之元舅世為婚姻然則異姓之侯故曰婚媾初當建為侯建之者五求之者四故曰求婚媾四才柔暗而象曰明何也離火外明坎水內明天下至明者莫如水故系有明水明火則水火皆明矣必離而始稱明固哉知人之明自古難之矣漢光武失之離明曹孟德失之張邈諸葛武侯失之馬謖而蕭相國獨得之淮陰侯淮陰侯乃楚之亡將碌碌无能者耳何所見而目為國士且曰國士無雙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屯難之時天造草昧不求國士焉能成大業哉上六君側之小人六三其敵也雖鐵論曰小人先令而後後初離乘馬終必泣血不其然乎屯外卦坎故四曰明日五曰光五未光者上六檢之故五之明不如四也初位下上位高實謂曰位卑而義高者雖卑亦貴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蓋謂兩坎在下為雨兩離在上為雲雲當密雲不雨故曰屯其膏詩曰陰雲行雨施故象曰施未光即謂謂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陰險而不雨屯其膏者久陰不雨之象陰小陽大其占為陰柔小人守正則吉陽剛君子雖正亦凶初之盤桓蓋隱者與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藏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然則上有屯膏故下有隱賢蓋極者隱之象也卦惟一陽在下羣陰滿朝故有此象如能建侯以康屯難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象所謂施未光者以此易傳曰陽无德則卑陽无德者人若思澤不施於人所謂屯其膏也初離得民而居卑賤之位盤桓遲遲遲世无悶九五陽无德故初九利居貞說者謂五為初逼蓋以初九象辭大得民而為之說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日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初九以賢以道得民於下而以魯之季孫觀之司馬比之豈其然乎二陽之卦屯頤頤初在下豈能養人者哉不能養人焉能通君胥失之矣其所以失者在誤解得民故舉周官九兩以證明其義焉在子弑齊君不殺晏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自古賢人在下未有不得民者周之二老漢之四顧皆是也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鄭康成曰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今其下民謂坂曲為盤局中焚迫至險難其俗為之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鳴氣與天通然則初九盤桓險中之象故象曰難生天地間賢人隱剛柔始交而難生未可有為盤桓不往非隱而何

九二包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物生必蒙故乾坤之後繼以屯蒙屯則建侯以治之蒙則立師以教之不知義理謂之蒙蒙由於不學不學由於不教教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此之謂善教善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魁人名士在乎其學疾學在乎尊師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慚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是以往教不化召師不化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卦之四陰皆蒙也初發蒙四困蒙五童蒙惟三行不悖所謂不悖教誨者故不得與於蒙之列九二包之上九擊之皆師道也訓蒙而至於擊之君子以是操之為已覺矣然書有教訓禮威棍楚為師者徒包之而不擊之亦何以發其蒙也發蒙者擊之之所以擊之如擊寇然禦寇之道在未至而豫禦之猶發蒙之道在未發而豫擊之春秋公退戒於濟西公羊子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故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其道在家人之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君子賜與其家亦猶虞實於國愈

怒其臣妾亦猶利刃於萬民若是則何嗚嗚之有君子事父如事君事兄如事長使子如使民若是則何嗚嗚之有嗚嗚失於嚴嘻嗚失於哀與其哀也寧嚴父道猶師道猶君道故曰家人有嚴君焉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陰陽應象大論篇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注云陰凝上結則合威雲陽散下流則注為雨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地氣雲出天氣也天恩謂需雲上於天六四出自穴所謂地氣上為雲雲出天氣也穴在地地氣上升於天則成雲而為雨雨出地氣故曰出自穴內卦乾為天天氣在下地氣在上則成雨不曰雨而曰血者坎為血卦也卦无殺傷之象象曰順以聽安得相害相傷王注失之至而上而窮窮復反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故上六曰入於穴一出一入其象昭矣出則雲凝入則雲散亦无險極而陷之象天文其為散客東北之星天位也故乾三陽有散客之象焉張味為廚主膳客上六象之位乎天位者九五一人而已三人雖不當天位而為天之散客上六散之如大賓故終吉凡客必速不速似失禮而上能敬之則雖散客亦不敢慢故象曰未大失也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需有坎離三四五氣味兼焉故九五有酒食之象而上六客來亦以此解解篇曰人陰陽脈血氣應地注云陰陽有生成交會脈血有盈虛盛衰故應地應謂氣陽血陰雲雨之象人氣行為血地氣蒸為雨豈必殺傷而後為血哉人之一身氣為衛血為榮氣主响之血主濡之氣行而不留血濡而不滯如環無端轉相注此之謂順反是則逆逆則生病故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也在人身為氣為血為靈在天地為雲為雨為火而人身亦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以通榮衛其在天地則散於山川而出入氣通焉此需四上二陰所以取象於穴與俗儒之說易見血謂之傷見穴謂之陷不知易象者也險極則平何陷之有

天與水運行於天地之間上則下陰險而健訟訟之義也水流淫火就燥燥為燥坤為淫故水與火為同與此皆順從也天水運行則逆矣焉得順從不順從故訟火生於澤水生於燥燥冠于地地淫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傷於燥則地不生火傷於淫則天不生水京房曰天下見水陰陽相背

易說

物何由生謂傷於淫則天不生水萬物生於水火天不生水則物无由生此天水違行之義也荀爽謂天西轉水東流失之矣天西水東始離相背後卒相逢是合也非違也卦名為訟何哉訟之言因也險而健謂之凶京房曰金與水二氣相資父子之謂健與險內外相激家國之義水違天猶子違父是為倒子亦曰犯子莫子丹朱之象也書云嗣子丹朱開明見此帝曰吁嚚訟可乎嚚訟者頑凶也又曰无若丹朱傲慢慢遊是好傲虐是佞周晝夜領額問水行丹明浮於家此之謂頑凶頑凶者險而健也故丹朱有嚚訟之目卦名訟者以此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其象見於召南行露之詩行露者訟之辭也強暴之男侵凌貞女貞女不從故訟其首章曰履霜行露露難避見陽則消會不崇朝不永所事之象也其次章曰誰謂雀無角何以旁我屋其卒章曰誰謂鼠无牙何以穿我牆言規精之等知鼠有牙鼠之穿疑雀有角鼠信有牙矣推類求之雀雖无角而似有角焉小有言之象也其事不永其辯卒明初如貞女其象亦如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首水違天猶子違父臣違君皆曰訟不必訟訟然後謂之訟也克勝也臣與君爭不勝而逋則來得中幸而獲免其象在巧言之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嫺爾勇伊何為爾將多爾居幾幾何河之麋乃其邑也无拳勇微且嫺故不克訟居河之麋歸而逋也爾勇伊何其形健也為爾將多其心險也爾居幾幾何邑人三百戶也此周之逋臣訟二象之爻无首象言患至二得中故无首而免於患者以此春秋衛之孫林父乃臣與君爭而勝叛據於戚者也吳季札自衛適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焉於君以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猶在殯而可以樂乎公遂去之而不宿焉叛據於戚戚不足為樂其危甚矣孫林父之免於戮也幸矣哉上九終凶而受不言凶何也九雖居終而位在上非自下訟上者故不言凶自下訟上者不臣不臣者殺春秋僖公二十有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衛侯歸於衛公羊子曰此殺大夫其言歸何歸惡於元咺也易為歸惡

於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言元咺有不臣之舉衛侯得殺之豈德三歲葬帶而已乎故自下訟上其象在二而不也在上也不臣者災及其身不子者用殄厥世易象成而亂臣賊子懼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戰國策曰寧為雞尸毋為牛從然則為尸者九二也一陽為尸雲陰為從三體柔而志剛不為從而亦欲為尸故因春秋宣公十有二年晉楚戰於郟是時晉荀林父將中軍中軍者軍之元帥所謂尸也林父欲還不欲戰其佐彘子不從故荀首曰此師始有帥而不從彘子尸之必有大咎尸之者即六三之輿尸故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與尸者師之進退以輿為主凡師帥者謂之師賦輿故曰輿尸楚令尹南襄反蒯王用伍參之言改轅而北則師之進退在輿明矣或謂輿為輿失之然則輿人亦非輿與曰非也一輿有七十五人故曰輿人三為輿豈輿之謂哉謂詰之學草精於漢至後世而益亂矣孰能正之輿人即輿人也同輿輿人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三不誡吉鄭康成曰王者言兵於蒐狩聖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愚謂三驅驅之言法也所以遺禽獸驅通倫法省俗去田獵有驅逆之車故春秋左氏傳曰干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三去猶三驅也上林賦曰鼓嚴篳縱獵者江河為法泰山為槽注云因山谷遺禽獸為法長楊賦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臨漢中張羅罔置罟網能獲彘虎豹狢獲狐兔鹿麋以檻車輸長得射能備以罔為周法縱禽獸其中焉獸而日周是合圍也失三驅之義矣且發民捕獸亦非邑人不誡之義也魏書蘇則傳則從行獵獲桂拔失度上大怒收督吏將斬之則諫乃已三驅失禽古之禮也失鹿斬人吳哉然則三驅之禮自漢以來不行久矣三驅者三面遮禽獨開前面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上在後初在前虞仲翔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愚謂初六爻辭曰終來有它吉初不應五故曰它五不及初故曰失人皆知得之為得不知失之為得失之乃所以得之也故前禽雖失初六終來猶得征有苗攻之則逆舍之則格惟能格之故能來之象曰不孚方來此之謂也不孚者不孚侯謂諸侯之不來

辭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王注云志在君故不苟進豈有小人而能不苟進者哉自古小人君子皆志在君者也小人而志在君則必長君是君其志從君不從道君子而志在君則必匡君拂君其志從道不從君故否泰初爻皆以拔茅取象泰初君子父繫以吉言之也否初小人父繫以貞戒之也言能如是則為君子貞不如是則小人吉而巳否二爻解所謂小人吉者以此象傳曰否之匪人不和君子貞則利外三爻皆不利矣而九四爻辭曰有命無咎唯離祉何謂也離與僑通蓋謂僑匪指外三陽太五曰陰翳大沍陽无介僑離之辭同一陽也无介則僑離劇有命則離離祉則言惡則離言善矣有命者天之命與非也春秋之義有君命則書非君命則不書九五中正居尊有命者五之命也否泰皆人為之非天命之唐開元用姚崇宋璟而天下大治離離祉也天寶用李林甫楊國忠而天下大亂僑離劇也當天寶之初張九齡猶在位而志不行非所謂陽无介與无介者謂无助也一君子豈足以勝小人哉否至四而君子之志行故至上而小人之否傾焉上之傾否實本於四之志行四之志行也九五大人之所以吉也故曰有命无咎離離祉言有命象言志行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之謂志行小人從君者也焉能行故君子何志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說者謂苞桑言其固非也諸侯七國自稱天子之象也繫於苞桑者喪亡之象也古者虞主用桑梓主用栗栗者吉主練祭以之桑者喪主虞祭以之既練而埋故曰桑主不文則桑非吉祥矣也謂葉餘本柔脆之物故詩云苞有三葉尊遂算何固之有南方有鳥焉名曰桑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於草若風至若折那破乎秋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繫苞桑猶繫蓬者焉謂若日危哉危哉喪亡其將至哉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鄭康成謂榮見民欲救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亡引不亡之微以畜恐下民也康成此解雖與孟子不同義非正然則天道者引不亡之微故自比於日有道者抱其亡之恐故自比於桑日者實也桑者養也觀彼之凶則知此之吉矣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一說休否者世亂思治民勞思休也桑沃若其下可以休焉詩

云菟被桑柔其下疾句菟菟貌句言陰均人庶應其下者均得其所實達云桑者木中之衆體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射天地四方者取其長大能統眾也故曰繫於苞桑苞桑而云繫者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繫民必以信不信雖固結之然離矣故曰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今夫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樹而息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惟其信之故能繫之惟其繫之故能休之昔者太王去邠邠民信而從焉由是亡國而得國无民而有民雖去邠而復與於岐山之故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春秋紀疾大去其國穀梁傳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誠如是則與太王去邠何異紀疾安得亡哉

六二同人於宗吝言說謂應在乎五唯同於主用心偏狹鄙吝之道後儒從之且為之訓曰宗黨也謂二同於五為黨也獨不思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五交孚君臣一德何吝之有卦辭云同人於野亨乾為野互巽為同二上同於乾中正而應亨通之義也則又何說而取吝哉易之取象各以其類同人曰野曰門曰宗曰郊曰藩則宗非黨朋甚披履記檀弓鄭注宗在廟門內之西廡然則宗猶藩也三之象與四與二僅隔一牆四欲同於二而三為藩以隔之故曰乘其墉二應五而比三三在內卦之上而三為藩之象同人於門內未為大同二不同於五而同於三則吝之道也三為離火惡人二與之比故有戒辭焉京氏謂少者為多之所宗大有六五為宗則同人以六二為宗矣六五得尊位大中六二離得位得中小而位卑故吝其說亦通當附存之京氏曰火土見金二氣離同五行則悖吉凶之兆在乎二五應謂同人象革皆火承金六微目大論言承氣有六金位之下火氣承之九則害承乃制謂金九則傷於燥火制金使不至於元同人象之象也先號後笑克用大臨言金之遇火以相克者相成故象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五之與二大言陰陽小言夫與婦乾位西北亦非純金金畏火故先號然非純金而兼壬水水壯火熄婚而就水其意樂火故後笑說本素問難經存以備後一說得備曰克謂克三也言相克者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所謂同心之言以此義取之何休曰以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草冬生不伏者名曰宿莽陸謂山陵離離云朝舉院之木蘭兮夕鬱洲之宿莽王逸注云毗山名舉校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且起升山木蘭上事太陽也夕人洲清采宿莽下奉太陽也然則陰為宿莽坤伏乾中是謂太陽陰指二陽為高陵乾位天德是謂太陽太陽指五伏於宿莽以窺二升其高陵以望五故象曰敵剛也離為伏戎乾為大師地中有水得乾中畫可謂之師未可謂之大師離陰在中故稱伏伏則安能興乎至三歲而大師與伏戎散矣故象曰安行也虞氏云又在三乾為歲故稱三歲

大有初九无交害隨初九交有功交言謂上下交大有隨初九散應敵亦曰交有功斯有善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謂近相比遠相應情生利偽生害相感則相取相取則相攻所謂交之害者如此言文欽納王蘧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古享饗通大有九三有功而王饗故有此象占曰小人弗克言君子有功小人有害故象曰小人事也占者視其人以定吉凶初九之交也雖无功亦无害故曰无交害初交四四不正疑有害然四匪其旁惟其正古詩彭越通云祀祭於社謂其義一也王注彭越旁有據矣謂旁行而不流故不失其正也其才明明生正初離交四四不害初豈非以其正乎三有功兼有善初與三非比非應故无交亦无害者以此隨初亦交四四亦失正而初在道者也震為大塗故曰在道四與之交乎故曰有孚則初有功於四矣初震之主震動則明雷在地中驚睡人息雷出地上驚蘇昭蘇蓋明則動動則明故雷電相應明動相資初之有功於四者以其明也故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必離而後為明失之固矣凡陽皆明離陽附於陰故離而明坎陽陷於陰故幽而明且陽止於上故定而明震陽起於下故動而明明草盛於乾故曰大明自此退於巽掩於兌而滅於坤象曰地中有山謙說者謂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下非也象曰地中不曰地見乃謂之象地地下有山其誰見之於是學易者謂易有虛象矣矣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聖人易為設此虛象以惑人哉重乾而象曰天行者天行不息故上下皆天重坤而象曰地勢者地勢不平故高下皆地然則天中有地

地中有山地在天中僅一點耳山在地中亦不過一抔土一卷石而已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此謙之情謙之義謙之象也太玄以少象謙得之矣若云至高而居於至卑無論其无此象即有此象而意中先任一高之想復設一卑之形又抱一屈之憾何謙之有乎此不知易象亦不知地理者也昔陳遵善於地理使人打鼓遠觀之知地勢高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西北之地崑崙最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鳥睹所謂崑崙者平地最高崑崙猶天最高為北極北極不可見故崑崙亦不可見欲求其地以陳遵打鼓法求之即得之矣說者謂地无崑崙亦可謂天无北極此不知地理并不知天文焉知易象哉最高者地中也北極為天中崑崙為地中夫以穹隆之山而托體於廣大之地通而視之非不穹隆也遠而望之仲不及培塿乃謂山至高而地至卑豈其然乎君子觀地勢不平之象故多者利用其少者利用其多則物得其平矣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多寡多於滿者滿之招寡寡寡於謙之招多謙之招多謙之受一寡一益乃天道地道人道鬼神之道也才皆倫粹取其字書論崑崙云崑崙也謂其多也其字書論崑崙云崑崙也謂其多也

六三時豫悔時訓為大漢書谷永傳廣時營表音灼曰野大也音吁初應四故鳴豫三承四故大豫說文云吁張目也亦張大之義音目為冥古冥字張目為野上六冥豫與六三時豫相反一翁一張皆不可長故上成有渝三遲有悔而上獨繫以无咎者內視反觀改過之漸无咎者善補過故不言悔其象為事有成或有變變有渝渝无咎說者以冥象為昏冥不反安得有渝且无咎乎樂不可極故大豫悔生變則得正與上相應故不言凶凡象言窮皆指上豫之窮凶不在上而反在初者初臨世上應四故意得而鳴極豫盡樂在初而不在上也王注失之豫本震卦初變為豫小入臨世故六爻初獨凶升極則消豫極則變故豫上无咎升上利貞而皆曰冥者陰稱冥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以聚髮兼以固冠古曰并漢日舊說文伯先并也言今之替即古之替明替起於秦漢古无字訓為連不訓為聚非聚髮之并何以知之三傳三禮及先秦諸子之書皆言并不言替惟一見於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著衣於裳注云簪連也謂衣裳殊復者連衣裳不殊之及其襲也則云簪并而用桑簪謂會髮仍言并不言替則替非聚髮之并明矣蓋識諸神禹治水遺誓不顧此漢人之說不足據也古易言倫義與得協宜從之禹貢赤地鄭本尚書地倫義孔疏云地倫音義同考工記搏地之工然則合土之工為搏地義者合也蓋識蓋皆連合之義或依晉易作簪亦可蓋言連合友朋則近於黨故九四未免於疑召公猶疑周公周公安得不恐懼乎又言勿疑猶勿貳行之以誠毋貳爾心則志大行也又言得又言疑象言志得謂其志得疑謂其志疑象象互相明學者尤當玩大都疑國大臣疑主四多權近也疑則安能无懼哉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初剛來下柔內卦之主故稱官六二乃門內之人九四敵應其同德也初能近舍門內之交而遠交同德則貞吉而有功陽為明震為道初四交三三陽相合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建故初四有功四日明功陽明陰暗陰道无成陽能幹事象言明功者以此三稱得四稱獲三求四四獲三皆非其正故曰其義凶也隨家陰陽陽陰不能獨立故陰為陽所牽陽為陰所係隨三陰皆稱係謂係於陽其係也或係初或係四或係五其心不專其係亦不固故象曰弗兼與又曰志舍下言係此則失彼係上則舍下性其所擇而无適從皆未盡係之之道者也至上面窮獨係於五其心專其係固非德係之又拘而維之其結構纏而不可解雖弓膠合於不足喻焉有無離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溢之焉能使係之之固至於是哉此大王遷於岐山幽民從之之象也故曰王用亨于西山周之王也始基之矣故稱王王指五象言窮者謂係之之道至此而盡亦至此而極矣兌陰陽陽故兌五字於剝陰陰從陽故隨五字於嘉陰為剝陽為嘉也

上平聖人倫而萬物睹首出庶物而萬國蒙萬物萬國皆民也號謂乾无民哉乾上有悔者亢也高而不亢何悔之有大有大畜之上九皆曰賢賢上无无賢人也則上九一爻誠非賢人不足以當之矣易尚賢人尤重高人故位於王侯之上而加以高尚之名太玄義首之上九曰高人吐血猶詩云碩人之輔蓋言病也至數國而妻婦之道盛行於天下於是世无高尚之人矣其時有好事者造為太公誅狂者之說雖非稱之日海上有賢者狂者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者不見也太公望誅之周公旦曰狂者天下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者不臣天子不交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誅誅夫不臣天子不交諸侯正所謂不事王侯高者其事者安得謂之亂法易教而聖人倫易易為而倡此亂法易教之辭太公望之賢或不及周公之聖然亦何至悍戾若此哉雖非又謂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巖不畏重誅不利厚賞不可以罰禁不可以賞使此之謂无金之臣當以大公誅狂者誅之然則雖非之死晚矣世稱李斯而殺之非也漢有南山人者其高尚猶周之二老司馬溫公修通鑑削而去之豈非通人之一大惡乎

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臨无成象而初二兩交皆繫以咸何也臨觀反對故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末二陽在上羣陰觀之為求二陽在下羣陰從之為與凡易言與者皆相與也臨三比二而相與於二臨四應初而相與於初臨五應二而相與於二臨上非比非應而志在內之二陽大過象辭所謂過以相與者亦見於此故臨謂之與言羣陰皆從陽也无心之感為咸今夫鼓琴者按琴木之七弦无不相應然猶一琴而已試以剛柔廉一於堂廢一於室故官官動鼓角角動无心之感也有心之感不靈靈從龍從虎無心於雲而雲從龍虎无心於風而風從虎非感之至靈者乎羣陰而羣鳥從之者萬數風无心於羣鳥而羣鳥從焉琥珀拾芥磁石引鐵物類之无心而相感有如此者故天地无心而感萬物聖人无心而感萬民此卦之所以名咸也臨之初二兩爻亦无心而感羣陰羣陰不從之故皆繫以咸臨者以此然則臨二象辭所謂未順命者何哉周官有師氏保氏兌講習臨教思師保謂之臨故曰无有師保

如臨父母臨之二陽有師保之象未順命者言師保君之所受

教而非奉令承教於君者也古未與非同義呂氏春秋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无咎說文甘美也又口含一一道也

愚謂陽一陰二一陽也復二比初臨三比二皆有含一之象故

六二休復六三甘臨休與甘皆美也則宜皆利矣乃復二吉而

臨三无攸利何哉象曰位不當也蓋以甘臨未為不美美而无

攸利者失位使之然本非其咎也王弼謂甘者後邪說媚不正

之名誤矣甘臨猶甘節一當一不當非皆以其位乎甘節者當

位以節甘臨者失位以臨則其无攸利也且然人情喜甘而

惡苦臨三正當兌口故稱甘有善而憂何咎之有且既憂之雖

有咎亦不長矣故節三之嗟臨三之憂皆當兌口交皆繫以无

咎者以此依邪說媚不正之小人安得无咎而說媚之人又安

得有憂之象也易重時與位非其時无其位則仲尼為旅人畏

於匡絕權於陳微服於宋固无攸利矣然而何損聖人之德故

凡易言无咎者皆君子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臨者非耳目知巧之謂也故曰何以

知其賢以其耳之聽何以知其賢以其目之明何以知其賢在

其言之當有所不聞則聽有所不見則明有所不知則知去三

者則治任三者則亂豈非以一人之耳目知巧為不足恃乎今

夫為車者數目然後成國豈特為車哉眾知眾能之所合而

成也夫大君臨朝千官奔走草不盡其巧畢其能故大君之所不

能也乃能之大君之所不知也乃知之恭已修德而天下化成

矣然則大君无為故能使眾為大君无能故能使眾能大君无

知故能使眾知且天下至大也一人至寡也而特一人之耳目

知巧欲以周乎天下焉往而不窮窮而反以自多此之謂重塞

之主孔子恐人以耳目知巧為知臨也故特為之揚其義曰大

君之安行中之謂也其示人者切矣極者中也極為天樞極星

雖動天樞不移天之中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建極所以行中

鑒解曰易有大極大中謂之大極六五得中九二應之以剛不

自用而用人故其象如此用中於民舜之大知漢明察察其知

小矣況作聰明以亂舊章者乎是故有道之君用其中以治民

而不言知能聰明知能聰明者下之事也所以用知能聰明者

上之道也握萬物之原官諸生之職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

一行中而大君之宜盡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四謂之賓何也蓋聘賓也虞注

引詩章取不來賓齊魯聘三來賓則四為聘聘之賓矣故象曰賓古

有上通明聘賓有介上賓謂正使之賓國之卿也何以知之以

聘禮知之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謂師之自下門

入請觀者觀國之光也易為謂之光春秋傳吳季札聘魯而請

觀於周樂得聞十五國之風雅頌及六代帝王之樂見舞詩而

而有觀止之歎焉晉韓宣子聘魯而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然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者盡在於書古者請

觀之禮如此此之謂國之光陳腐公生敬仲使周史董之遇觀

之否謂四爻變為否乾風行著土而照之以天光故在異國光

遠而自他有繼者也然其言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

美具焉庭實雖多玉帛雖美不過國之財賄而已易足謂之光

而以此區區為天地之美子周史之說頗矣孔子觀禮而之禮

也威儀最盛故子欲觀之威儀亦國之光也適齊問留重焉協

帝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光皆見於諸侯若夫陳庭之格矢楚

江之蒞實周廟之歆諸孔子亦觀焉均未足謂之光也聘賓請

觀而謂師之三與四比之象與觀光者自門而入得其門者

或寡矣初之童觀二之闚觀皆所謂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者也聘曰歸大禮自聘至私觀凡十餘節盡

至日中而後禮成又有受饗饗之禮既受饗又祭其祖廟如饋

食則日暮人倦可知而汲汲於請觀者蓋以大觀在上故急欲

觀其盛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者亦以此說者謂使者公事未

畢而私為道觀且以聘禮記為誤失之甚矣請觀者先請而後

觀不與受饗同日也諸君請於主君在受饗禮樂詩書尤於于

古威儀鮮氣光在一身觀者觀諸此然則上九易為而曰志未

平觀有山岳之象安得平志未平者中正以觀天下貴而不驕

高而不亢與京房易傳曰無祿觀其生言大臣之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孔疏謂膚是柔脆之物故後儒從之云祭

有膚則肉之柔脆而合者如其說則安得有滅鼻之象乎

噬膚滅鼻猶易林所謂備陳廢典失其道理者也言棄絕不毀

商猶膚肉不滅鼻故曰失其道理易之取象豈若是哉愚謂噬

膚猶剥牀以膚切近災者故象曰乘剛也按漢書哀帝母趙其

舅丁明曰有司致法將軍請謀治朕性噬膚之思未忍顏師古

云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明乃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不忍加

法也六二切近初故象噬膚君子之用刑也有不忍之心故六

三小吝九四觀貞六五貞厲皆有戒辭焉六二體柔而中正用

刑於初加自齧其肌膚初剛小人也故痛懲而大戒之至於滅

鼻其傷甚矣而其占无咎者蓋其用刑雖不若九四如矢之直

六五如金之明斷獄无取於剛金言明也內經曰金發而漸明

注云金發物言能明其情故六五爻辭曰然其不忍人之心

雖異體而有肌膚之愛故服學受刑之人至於傷其息主而終

无怨心其占无咎者以此噬嗑四互坎目目為膚為鼻鼻沒坎

水中隱藏不見故有此象一說膚後脫鼻堅硬以微脆之形陷

堅強之體積漸使之然六二乘剛之象也初倒見象鼻二柔如

膚而乘初故其象如此古有倒字倒字為突古作倒字為幻

然則非有倒象古矣

六二賁其須當讀為斑校禮玉藻云勿天子以球玉諸侯以

象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斑氏

云以魚須飾竹成文象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下卦本

乾柔自坤來文剛而初剛不受飾故二上文三三互震震為蒼

質竹而二來文之魚須飾竹之象也初應四故義弗受二備二

比三故二與上與而三有濡如之象說者謂自三至上有頤象

二在頤下象須其說似是然初象趾二象須須不當在趾上失

其義矣黃為雜色雜色為斑孔子卜得賁日不吉以其雜也物

相雜謂之文故賁為文象傳氏云賁古班字文章兒王肅讀如

奔古奔班同音故賁古作班通作般假借字見集韻然則賁與

須皆可讀為班也一說須訓動動爾雅有須須須者欲曰豎人

曰擣魚曰須擣者奮迅擣者天擣須者鼓頭豎狀其動兒象象

日與上與興者動之象言二隨三動其占在三三吉則二亦吉

矣故三有承貞之戒而二不言吉凶

上无白賁无咎白者五色之一色非无色也攷工記畫繪之事

後素功謂畫繪之功素在後素皎皎者易汚故畫繪先布宋後

加素然五色宜明故曰素功功成於素也子夏問詩素綢孔

子以後素解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其

不學禮故雖有美質而終不成然則畫繪之功成於素忠信

之質成於體上九貢之成故曰白貢无咎後儒謂白貢復於无
色似誤解卦傳傳言貢无色非謂白无色也无色則關焉得
白平貢无色者猶序卦傳所謂致飾然後享則盡也說文曰白
西方色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陰數貢上一陽合二陰所
謂分剛上而文柔者安得謂之无色哉物至西方則老書曰
歸艮士乞乞勇夫乞乞言其壯瞻瞻言其老也月白為皎日白
為曉鳥白為皤人白為蒼雪白為皤神花白為皤肥玉白石白
皤老人白為皤故貢四稱皤貢上稱白蓋西方之象若此
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與木為牀故皆稱牀辨為分剛古
文作光象指爪故虞翻曰指間或曰足上初為足二為光牀第
不論閭宮人之象故六五稱宮人太玄內首之次二曰耶其內
主迂彼黃牀則曰耶其內主遠乃寧也黃牀象坤陽主外陰主
內故曰內主初二皆在內而位下非內主乃宮人又遠於上故
剝足剝辨猶未成災至四切近則災成矣月隼於外其賊在內
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此切近災之謂也苟不遠之則禍適道用
奄變至於醜毒掩味无所不為焉得乎乎三居五陰之間亦在
剝之列而其占无咎者應乎上也官闕之內若見鷹鵠取女
爭先一入獨退反歸琴陰之怒焉象言失上下者以此六五比
於上而獨親故不稱剝與為魚陽包陰故稱包陰從陰故稱貫三與五
皆陰三失之而五能以之則五為內主取陰皆從明三亦在貫焉之次
矣五得中而承上蓋內主之正者也內主邪利用遠內主正利
用親故曰以官人寵无不利坤為輿且為輿上為果剝於上而
復生於下者果之象也天地之心亦於碩果不食見之晉書曰
之遠後星剝象於牀以此
復享出入无疾剛反故亨反復故疾疾謂勝復之動時有常而
氣无定也天有六氣上三氣天主之下三氣地主之上勝而下
病下勝而上病上勝則天降氣而下放下病下勝則地氣運而
上故上病一升一降一出入而病生焉勝復无常數有勝
則復无勝則否復已則病不復則否此傷生也說者謂有勝无
復氣已衰衰不能復天與傷而生意盡矣然有勝之氣其必來
復也復見天地之心蓋以此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復而反病者
居非其位謂客居主位則主勝之故反病一陽來復為主於內

居得其位故无病虞仲翔謂入巽成坤為疾出震成乾故无疾
其說得之又云十二消息不見坎象非也坎離震兌四正卦十
二消息皆不見豈獨坎乎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
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歸復於初所謂歸復復命也
何疾之有哉象傳曰剛反何也老子曰反者道之動蓋言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頻古作類水屋也从頁从涉一為水類之類
一為頻蹙之類故舊注云頻復頻蹙之兒後人別作頻字為水
漬而首頻作類為頻蹙之類謂為比不訓為蹙後人加月何以
知之以法言及廣雅知之法言曰頻蹙之蹙蹙於鵠斯言人之
頻有如鳥之蹙故楚語曰蹙蹙頻頻行注云頻蹙也然行蹙蹙行
也於文相背曰北相从曰比故廣雅云頻蹙比也蓋本法言而
為之訓如其訓則頻復者比復也比與蹙對初為卦主固得正
而應初故曰頻復復而云蹙者言初初相應從道不從人也三
不中不正遠初而比二二近初而下之故爻曰休復象曰下仁
三不能獨復比二而偕復也逸周書法解云釋善而從曰比
六三比二偕復是謂釋善而從故象言蹙蹙无咎者以此如蹙失
屨復則无愆之人也无愆之人繫以无咎蹙蹙是理後漢呂布
傳稱布性決易所為无常其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
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如屨失屨復而繫以
无咎則呂布亦可謂之无咎矣有是理哉頻蹙為蹙見於廣韻
不見經傳及先秦諸子史漢等書僅一見於列子黃而第二篇
黃而第二篇
類三頻蹙三多也音孔見訓類為蹙失之列子為後人所亂
焉足信乎史記多倍字頻皆改作蹙惟六國表秦靈公八年蹙
蹙河頻仍作頻不作蹙蹙表讀者少故无入亂之毛詩類皆
蹙蹙不云自蹙後漢韻學紀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唐章懷
注云仍頻也說文仍訓為因仍舊謂之因古未有訓仍為頻者乃
後世方言非古訓也後漢鮮卑傳頻冠漁陽惟此一見而已前
漢武帝紀天漢元年應劭注云頻年苦旱頻年猶比成漢書皆
曰比歲不曰頻年頻蹙為比起於西漢之末頻蹙為蹙起於東
漢之末遂行於晉盛行於唐古无是語或曰據說文當依舊注
為允蹙有過而頻蹙於外則知其自訟於中蹙者不安之貌蹙
復之屬猶不節之嗟嗟其聲蹙蹙其色皆狀其悔過之情故
晉繫以无咎然則蹙蹙其色何也蹙蹙其色非出於其志矣蹙

卑蹙蹙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故象曰志窮言志窮而頻蹙形
於外也蹙蹙之以吝不亦宜乎詩曰蹙蹙靡盬毛傳曰蹙蹙也
上六蹙復凶有災言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復者德之
本本在初上其末也坤為先迷上居其末尤遠於初故其象如
此德之本在身故上六爻辭皆蹙蹙人身取象蹙蹙者心也心者身
之君也神明之所出也師者身也肝者身之將也謀慮之所出
也用行師者蹙蹙也蹙蹙者身之宰也決斷之所出也一心迷惑天
君亂矣由是神明无主謀慮不臧決斷不果天命弗祐災害迭
生逆從倒行亡神失國則行師安得不敗國君安得无凶哉蹙
蹙蹙蹙以人身十二蹙為十二官心者君主之官肺者治節之
官肝者將軍之官膽者中正之官膽中者臣使之官脾胃者倉
廩之官大腸者傳道之官小腸者化物之官腎者伎巧之官膀
肱者州郡之官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君明則下安以爲天
下則大昌君不明則十二官危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君不明
者逆復之象其宗大危者以其國君凶也人身為國心為君眾
官之所同宗三官失其職而心受其凶矣十二官尤重三官心
為主而肝膽輔之此師之九二所以承天寵而懷萬邦師之上
六一將功成於是開國承家而奉大君之命焉復之上六三官
失矣故又有十年不克征之象正與師上六君相反故象曰逆
復之凶反君道也乾二有君德師上有君道復上反之其心迷
矣迷而未復雖復亦凶易林復之繇曰三足无頭音徒不知所
之心狂精傷耳使為明不見日光此上六迷之象與

艮在上不在初

六四顯顯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顯顯之吉上施光也然則卦之四陰皆養於上矣虎視之占非吉有官鄰金虎之戒焉張平子曰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官鄰卒於金虎官鄰者書曰臣弑其君弑其親弑其長也世治則爲臣世亂則爲鄰也金虎者石氏星經曰昂者白虎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昂金虎相連之象也逐逐爲官鄰眈眈爲金虎其災周之兆乎而其占无咎何也傳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施其澤大虎將往主施其刑大虎自寧勝刑苟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眈眈逐逐何咎之有趙王遊於園與左右觀虎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於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必从然則虎視眈眈非眈眈其眼與虎視者視上也上有以養之又有以馴之故无咎初九觀我亦觀上初遠於上故曰觀四近於上故曰視衆顯者動於欲也逐逐則得其欲矣上施光下皆得其欲也故曰安高在乎曰利上稱高下同利故上安管子曰民之所欲飲食也足其所欲則能用之矣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艸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力然則其欲逐逐物之情也天下豈有不覺其欲而能用之者哉春秋鄭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无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爲政者上九受賂者四陰四陰皆得其欲則事无不建功无不成故曰大有慶也逐逐漢書敘傳作放放音六世眈眈其欲液液注云眈眈威視兒液液欲利兒舊說皆誤故正之或曰顯顯象於虎何也顯顯也養者攝生之道也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兕无所畏其角虎无所措其爪言養正者虎兕不能傷故取象於虎也韓非解老曰人獨知虎兕之有爪角也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故不免於萬物之害晨昏蒙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君不忠則刑戮之爪角害之處鄉无節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无限則瘵疽之爪角害之由此而推則出好與或臨贈遇毒言飲食亦皆有爪角害之者也故君子慎之節之虎兕有城萬害有原避其戕害其原則免於諸害矣故曰顯顯吉養止則吉言養正者萬物莫能害此之謂

善攝生

大過九二象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凡妻承比應皆謂之相與大過二五敵應故說易者謂二比初二比初者相與之常何過之有程傳謂老夫之設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其說近乎感交又辭不明者賴象辭以明之若如釋傳則又何類乎象辭而爲之說蓋蓋善反覆思之而未得其解獨虞仲翔以爲過以相與者九二過五而相與於上九五過二而相與於初大過之家无所不過其說甚明而後儒皆尊之信者拘於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之例應謂比五一陽上下皆應初六應五故有它吉豈必二五方爲正應四陰皆養於上故六二六四皆曰顯顯釋言曰顯顯也注云頭上廣雅曰顯末也未在上不在初自上墜下謂之顯故曰高位必疾顯在上故稱高未聞在下而謂之顯也初九龜龜龜龜能而不食而已且初方柔順亦思求養於人焉能養人自古豈有在下而能養人者哉六二六四皆曰拂經蓋上九非至尊之位居至尊之位者比之九五下皆順從故隨之拂不如比之順也此象傳曰此論說者以類爲初大有害於理後儒不講小學故誤信王注其害如此易无達例故曰不可爲典要俗儒拘守舊例未可與言易也易言象不言例例隨象變以象言之本大而末小豈爲長女而在初本也反謂之少兌爲少女而在上末也反謂之老本小而末大有是理乎然則少女指上老婦指初仲翔之說亦非无據仲翔說易失之巧故穿鑿最多獨此一條不傷於鑿以其得象辭之義也易之應變動无常象二包四陰象四陰三陰小畜上下應乎四同人眾陽宗乎二大有上下應乎五謙敬陰宗乎三觀衆陰觀乎五臨之上六志在內之初二兩陽象辭所謂過以相與者不獨大過一卦爲然矣蓋以卦名大過故孔子於大過一卦言之餘可類推而俗儒拘守舊例固矣哉舊例本於乾鑿度凡卦三畫以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陽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謂之應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枯楊生稊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二爻之象一指初一指上聖人作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取諸身者鼻精於古醫經當以古醫經證之卦有

初上兩爻猶有上下兩部上寸下尺尺者陰之根初者卦之本難經曰人之有尺壁如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陰有根本人有元氣故上部无陰下部有陰雖因无能爲害然則枯楊者枝葉枯槁猶人上部无陰困之象也婦者根之根枝葉雖枯根本復生猶人下部有元氣尚存雖困不害故取象老夫女妻老夫者枯之象女妻者稊之象初陰在下非稊而何初象白茅柔在下也陸農師謂列子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梯俗語爲類茅之始生曰稊詩云手如柔荑黃綈一也則稊似指初陰矣象言過以相與何也陰陽相與有當時有反時有過時帝乙歸妹爲當時老婦士夫爲反時老夫女妻爲過時當時爲反時爲過時者无傷象言過者以此易爲過者无傷也初過慎上過涉皆无咎一過以相與亦无不利大過之家无所不過故知過者无傷難經曰十二經脈皆係於生氣之原謂腎間動氣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守中邪之神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臥者生氣獨絕於內也楊枯於下尋發於顛是爲狂言狂發則內之生氣絕矣猶人寸口雖平而尺脈已絕故象曰何可久也本象稊未象稊皆狀其弱以繩之尺寸驗之又何疑乎乎初以虞仲翔之說爲不可易及三復古醫經然後知虞說於象辭爲順於卦義未足故闕存以待後之學者夏小正柳稊也者稊字也手一作葉見太平御覽復六三類復屬无咎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後漢趙溫曰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說文曰頽水涯人所賓附類雖不前而止然則類復者不涉也類蹙不前而復反謂之復雖无休復之吉亦无滅頂之凶其所以无凶者不涉故也涉則滅其頂矣焉得无凶乎復三雖有過中道而復故曰一爲過大過上六固有過矣而復涉焉故曰再爲涉涉而不復反至於滅頂仍勇往而前遂至凶而无悔故曰三而不改滅其頂凶而皆繫以无咎者當不得不涉之時不容復反之勢又有不可復反之心故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類涉皆从水說文類从頁从涉俗解失之君子濡跡以救時過涉猶濡跡志在救時誰得而咎焉風俗通曰涉起於足是一躍三尺再躍則涉思謂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涉从水从步步長六尺以長爲深則涉深六尺過涉則水益深故有淺頂之象類之推曰自亂難以來

每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往取辱辱令人情慙行誠
幸而見賊履仁義而得身以全親族軀以濟君子不答
也

九五坎不盈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履晉易作祗
說文及京氏易皆作履止安也老子曰噫今若谷渾兮若
濁靜之徐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載不
新成不盈者道之淵淵乎似萬物之宗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是
以大道可名為小可名為大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言大
盈乃不盈不大故能大坎二五得中故二曰未出中五曰中未
大未出中故求小得中未大故履既平求者未得而欲之之辭
履者既得而安之之辭二求而五安之皆小而未大可名為小
不可名為大言安於其小終未能成其大非大盈若沖之謂也
故曰神尤以靈將恐欲谷无以盈將恐竭江海所以能為百谷
王者以善下之聖人後其身先其民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坎
五中未大猶言五施未光不能著下焉能為百谷王僅可安既
平之福而已君子憂其或竭也安得靜之清動之生哉此漢之
元帝也雖安先帝既平之福而章宜之業衰焉其占无咎者以
其得中也得中而未大蓋惜之之辭行有尚往有功有功則可
大不行之謂平中未大者以此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
已其行无止平則止矣何由而大乎管子曰水平而不流无源
則遯竭此之謂也不流亦不竭惟井為然不為江海而為井无
志於大安於小成故君子惜之一說中未大者聖人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其說亦通然於爻義未足仍附存焉

九三曰見之離日中則昃中則昃日昃則昃書曰日之中
也昃月之望也食周禮朝市於東晨市於中市於西王弼云
日昃明將及是以昃為夕也失之矣日中正在天心之一線未
及一線已過一線謂之昃中則日之正中頃刻而已趙襄子曰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物盛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物盛則衰樂極則悲之象也
勢之方盛其發也如火熱如雷雷必震其自震而後為之故艮
工之治病无刺焮焮之熱无刺渾渾之脈无刺瀉瀉之汗方其
盛時勿敢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明夷南狩志大得也而仍

易說

戒其不可疾者以此四在重離之間離而著熾熾而無赫赫
炎炎所謂勢之方盛也九四剛而失正突如其來而犯之由
是在上者出涕戚嗟不安其位一夫作逆玉石俱焚投火焦糜
從以皆滅於斯之亂生人幾亡野有燎原燄无完極而作逆者
亦始而焚繼而外終而棄其來也如疾風其敗也如飄蓬此之
謂突如其來也言逆也上九因九四自衰之勢奉王命而出征王
之兵有征无戰殲厥厥象魁脅從罔治而天下復安矣豈非所謂
因其衰也事必大昌者與明夷圖君在上故稱大首重離亂臣
在四故稱折首上九乃王公之位故稱王王謂五天子用兵稱
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藩將王誅皆示有所承不敢專也
王弼云突如日始出失之三曰皆象日中曰中如探湯日始出
也皆喻涼涼安得有焚如之象乎說文倒孚字為奈字安倒
子者亂臣賊子若後漢之董卓梁之侯景後魏之爾朱榮唐之
安史其象皆如是虞戴德曰父之於子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
事父有臣不事君反天而倒行是為倒子天地之所不容故象
日无所容也

山上有澤成君子以虛受人山澤損澤山咸皆取象於澤何也
澤為日月往來門月出澤日入於澤四正之體上虛下實萬物
咸澤能潤天地澤能悅萬形形澤能美澤滋萬業帝王濟之
天地之和氣也山下有澤澤氣上通山上有澤澤氣下通通則
虛虛則能受書曰謙受益故易取象於地山謙山者虛而能通
常受澤之益有似乎謙故謙取象焉然必先損之而後能虛人
之无塞於胸中者忿與欲二者而已忿不懲欲不至則中實焉
得虛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人之所多者忿與欲也故取象
之人之所寡者道與義也故益之象多益寡謙之象也亦損之道
也損之又損以至於虛虛能通氣受益无窮矣老子曰常无欲
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近取諸身身於目肺於鼻腎
於耳脾於口心於舌目欲色鼻欲臭耳欲聲口欲食舌
欲味故易於頤之六四繫之辭曰其欲逐逐逐逐者言其多也
豈非有欲之象口實九其手若夫天地之數則不然天地數於
山澤其相感也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然後知无欲之為妙也人身之數无欲亦如之則與天地同其
虛亦與天地同其妙矣管子曰虛其欲神將入舍神者至貴也

故館不辟除貴人不舍掃陰不潔神不留處此之謂也
初六浸恆貞凶无攸利陽在初為潛陰在初為淺潛與淺皆言
深也恆之淺猶乾之潛潛則勿用淺則勿求何凶之有淺恆之
所以凶者何哉孔子曰淺恆之凶始求深也初以求而得凶則
矣深根固本確乎其不可拔故无求无求故无悶太玄卷之初
一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惟无求者能之恆內卦巽也巽為進
退為不果其究為躁卦淺恆者躁之象也不能深根固本而待
乃躁以求為故凶大玄鏡之初一日恆之郭象後胡黃泉言多
足之虛不及无足之物恆之躁未若蚰之靜也故曰恆之郭象
心不一也心不一故有求非所求而求之故无攸利誠能若
蚰之无求焉則不至於凶矣蚰藏於淺雖淺何傷能潛於深雖
深何害蚰之蠢蠢之靈相萬也然其无求則一而已孟子謂求
之有道求在外者求則得之求在我者求在我者言求在外者
凶淺恆之凶求在外者也或云始求深者學之始求至於周孔
治之始求及於堯舜誠若是則求在我者而謂之凶可乎堯舜
周孔人人可為惟恆不求耳則又何病於求哉君子之於事君
也信而後諫其於治民也信而後勞未信於君而犯之未信於
民而治之皆始求深者也春秋公羊傳曰昧者水也後之
民而治之皆始求深者也春秋公羊傳曰昧者水也後之
故曰潛以自珍也

上六振恒凶振恒說文作楷恆楷在恆也後世用石古用木
震巽皆木震陽木巽陰木故取象於楷楷當在下今反在上故
象曰楷恆在上大无功也飛輿浮村其扶傾楷之功也下木
上木木大末小乃物之恆是以能固而无崩墜之患故曰金櫓
齊列玉為承板櫓為柱為砥礪為本本末本末倒而置之本
小末大非物之恆必不能固其占為凶不曰无功而曰大无功
者以此古柱用木故有倒置之象楷一作振上居震極故曰
振恆其說亦通然按震卦三日蘇蘇上曰索索則初恒不及三
四震不及上故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鄰則恆之上六似无振象
仍當作楷為充恆有與象與者惟上六一爻上變為恆之鼎其
占大吉蓋鉉安在上故吉楷安在下故凶則卦象辭皆曰在上
合而玩之一吉一凶其象昭然矣振恆者動之象也動則變變
則大吉何凶之有
九五嘉遯貞吉陽居初為潛故乾之初九曰龍德而隱逃世无

問居五爲飛龍在天非可避之地位乎天德非空運之時而其
避爲嘉其志爲正其占爲吉此股之祖甲迷於民間之象也祖
甲者武丁之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迷
於民間武丁卒立祖庚祖庚立十有一年崩而後祖甲即位故
無遷稱之以爲殷之三宗傷孔傳謂湯孫太甲益以外傳有祖
甲亂之之語故信傳疑疑失之其矣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
甲則三宗次第然何得以後及前案其教乎鄭康成之說必
有所據當從之兄終弟及正也廢兄立弟不正也去不正而歸
於正焉可謂能正其志矣推而廣之刑璧之大伯西伯之夷齊
皆避之義者也至德無稱求仁得仁非志之正者與然則九五
正志六二固志何也避乃乾之二世卦二臨世上應五其位不
同而其志同固志者必避者也避二算之說論乾初不可拔皆
避世不見知而无悔者惟君子能之其心不轉故稱其位在中
故稱其體柔順故稱牛其時將變故稱革假令六二避之
志不固與其類而進焉則避焉否矣避之未變爲否也六
二避之之固也故否三爲小人避二爲君子陽大陰小大者不
皆君子小者非盡小人學易者當知之王弼以避二爲小人不
知易象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輿卦以九四成大壯則
四爲卦主壯傷也故利於止蓋進則不免於傷止則何傷之有
故大壯則止九四爲藩以止之則下三陽皆不得進羸康伯謂
大正則小人止非也小人用壯焉能止乎象曰大壯大者正也
九四失正故有貞吉悔亡之戒三上相應三往三上上三而四
爲藩以絕其往來故三上兩爻皆有羸藩之象四力能上之三
羸上艱其困其矣終不能遂焉則四止之力也然四體震震
爲決故藩之決也四自決之震爲羸故輿之壯也四自壯之車
之止也設藩則輿車之行也設輿則不能止於其所乃妄動而
欲上進焉則失大壯止之之義矣故象曰藩決不羸何往也言
其不能止也陽盛於四躍而上焉能羸之則貞吉悔亡爲戒
辭明矣言能止則貞吉而悔亡如妄動求進安能免於悔哉觀
衆知卦觀象知爻象象親則幾乎全說者謂九四有可進之
象則象傳爲有尚往之辭四失止小人用壯故尚往後之
學易者詳焉

晉象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蓋外卦本乾而
坤以順麗乎乾故有康侯錫馬蕃庶日三接之象坤爲馬離
爲晝日乾爲大明而坤麗之其象爲公子重耳伯諸侯以見天
子其光耿於民者也則康侯指六五明矣六二王母宋儒謂陰
之至尊非也晉悼公即位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則
婦人年老亦可稱曰王母矣豈必陰之至尊哉坤爲母二中
正故稱王母則介福二受之王母指一非指五也五爲康侯安
得稱王母乎卦四陰陽三陰皆吉六三失正亦曰悔亡二陽
四貞屬上貞者然則柔順者吉而陽剛不免與客焉晉者進
也故六爻皆言進之道初進之始二進之中初難如二難如
皆進而未得志者也人三爲眾三曰眾允則內卦三陰皆志上
行所謂柔進而上行者指內卦三陰亦明矣初未受命而曰裕
進母躁也二中受命而曰貞進以正也三雖失正而曰允進以
信也五順麗乎大明乃進之大得志者而曰失得勿恤則君子
進身之道合四陰觀之幾乎備矣進得志者小人也君子進
以謙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恤之有誠能失得勿恤則吉
無不利往有慶焉錫馬之多三接之能所謂處也則六五非康
侯而何唐王季歷討契丹進軍平州白狼盡入營頓伏占者謂
風坎情也巳而軍敗季歷外離爲四互坎象風畫伏離爲北
牛故上象角皆知進而不知退者與君子進身之道無取乎剛
進而以剛者急功名之士頗異於富貴之地者也然進身雖空
柔道而立身則仍以剛乾之初九進世無間樂則行憂則退確
乎其不可拔惟剛者能之莊子亦云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
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寧
極孰能拔之非天德之剛者哉故晉之四陰必合乎乾之初九
而後進身之道乃備上九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自吝何也春秋
定公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者魯之邑國
成者伐邑也何休謂諸侯不親征伐邑公親圍成而不親不
以國爲家危之故致之所謂厲也范甯謂以公之重而伐小邑
則爲貽深矣故曰貞吝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工
穀梁傳曰國而曰伐於餘工邪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
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讓公也此厲吉貞
吝之義也離爲戈兵而上九剛進之未故其象如此

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單騎起於春秋盛行於戰國
自古未有聞焉太玄選首之次三日說其股斷其馬逃利益單
騎之蹇蹇於縱途皆由於身手而股之用力居多故曰脫股輓
馬逃之利也明夷六二亦有股夷馬壯之辭則似單騎自古有
之非起於春秋矣蹇蹇二比三三互震震爲馬馬之壯者
也二順承三三拯之得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夷於左股尚可
用也故吉六四入於左腹猶六二夷於左股輓馬傳曰大夫國
體也上爲君故象首二四皆臣故二象股四象腹此之謂國體
自內出外謂之左宦亦曰左遷晉語士蒍曰太子君之貳也今
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注云左猶外也二四皆謂之左者
豈非官爲股肱之臣而實弄之官爲腹心之佐而實外之者乎
四發上猶二順三上暗三明故二吉而四不言吉始入雖危後
終得出所謂王于不出我乃輿僂者與初先遠引二四亦委曲
艱難而後遠去不去者惟六五一爻而已故曰內難而能正其
志箕子以之一說明夷六四月食之象內卦離日三互坎月月
上月下地隔其間日月相望食之象也入左腹象始陷由左入
中出門庭象復圓由中出外月食於闇處闇虛者地影外卦坤
闇虛之象也漢元初元年五月己巳日有食之從左太史
亦然左者從左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終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一
吳惠學士
學海堂
美軍生員樊封枝

易說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由身而至
於一家由家之九族而至於百姓由百姓而至於萬邦而成時
雍之化風俗大和此王假有家勿恤吉之義也然則象言交相
愛何哉墨子曰天下之亂何自起起於不相愛子不愛父弟不
愛兄臣不愛君父不慈子不慈弟不慈臣不慈臣而天下亂矣是
天下之亂起於不相愛則天下之治由於交相愛雖然猶有說
家之人吾愛之塗之人吾亦愛之然而吾愛塗之人終不若吾
愛家之人者何也則親親之說也親其親於父子父子子則

道父言巷象言道巷非道而何故庸雅云巷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何委曲之有如必委曲相求而後得遇則失其道矣故曰親主於巷未失道也說者以巷爲委巷不亦異乎君遇臣取象於宗何也宗在廟門之內喪禮號宗由宗而出易象厥宗由宗而入是以湯得伊尹齊桓公得管仲皆祓之於廟焉戰國趙襄子亦舍張孟談於廟此之謂宗君遇臣故有噬膚之家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本一體之親有肌膚之愛噬膚者言其往必合也故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君之於臣生則受命於宗死則配饗於宗是爲宗體亦曰功宗功臣從祀謂之功宗詳見洛誥說者失之又多士曰臣我宗多方曰臣我監說者以臣我宗爲宗周則臣我監又何說乎宗與監同皆指有周御事春秋亦有宗卿之名古者君謂臣爲宗明矣諫之二五兩爻失正得中陰陽相應其事同其志通故不言睽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委曲相求所謂徑也豈君子所由之大道哉沈約宋書謝靈運傳云徐羨之錄宗臣始末鄭即書所謂功宗也漢之蕭曹晉之羊祜濟之王倫梁之徐勉皆曰宗臣或云同姓之臣誤矣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孤孤一作壹昏禮設尊是爲壹尊說設通揚子太玄曰家不壹婦承之姑則曰家无壹无以相承也然則設壹者婦承姑之禮與三至五互坎坎爲盜故稱寇始以爲寇也故先張之孤匪寇乃婦媵也故後說之壹始則拒之如外寇終則禮之若內賓言始終而終合也或曰說孤說讀爲稅史記記功臣表栢至侯以說衛人漢注云說音稅稅術謂軍行止舍主爲衛然則說倉舍也弛也一弛一張疑之家也俗讀爲脫誤矣載鬼一車亦象其鬆膝五坎爲狐狐狀獸鬼所乘故曰載輿又象魂車士喪既夕薦車注云今之魂車載而往迎而歸如墓又如疑所謂見乃謂之象者以此象傳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睽極則羣疑發生故宋光宗惑於其后積惡成疑積疑成疾父子至親有若仇讎是時孝宗爲太上皇居重華官光宗不朝羣臣上疏廷諫至於挽裾擲拂扣頭流血而終不從太常少卿詹體仁因陞對引易睽孤之義謂易於家人之後大之以睽睽之上九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无斷絕方其未通連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有如遇雨不勝和悅而條暢焉愚謂積惑成疑似是而非此黎王丈人之象也黎北黎正有奇鬼喜效人之

子姪昆弟之狀邑中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工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豈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觸地而泣曰孽矣无此事也昔者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丈人曰語此必奇鬼也我國常聞之矣明日將復飲於市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往迎之丈人望見以爲奇鬼也拔劍刺而殺之夫疑於其似子者而殺其真子則物之真似孰能辨之哉見豕非豕也似豕者見鬼非鬼也似鬼者見寇非寇也似寇者故曰使人大迷惑者必其物之相似者也不能辨真似焉能免羣疑君子之學必先辨惑以此睽上火下擇繫辭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虞仲翔曰離人之辭也火性枝分故多疑書曰无若火始燄燄燄燄者其說未盛乍退乍進猶人心不正羣疑之狀遇雨火息則羣疑亡澤爲雨故曰天時雨澤君子達盡盡焉必坎而後爲雨固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說文蹇跛也跛不能行窮足者居故利於止蹇蹇則跛之甚矣盲聾跛蹇維躬之故周公曰非也天步艱難故蹇而又蹇豈躬之故哉然則六二以中正之德居蹇蹇之時其猶公之東平公之東也選則二叔流言近則召公弗悅成王亦且疑之矣故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跋猶蹇謂之蹇蹇即蹇謂之路蹇與於皆蹇之象也言老狼有胡進則蹇其胡退則踣其尾進退有難蹇而又蹇矣然而老狼不失其猛猶周公不改其常故曰公孫頑膚赤眉凡言公孫於東都碩大膚美其赤眉之絢凡然不改其常度也王臣蹇蹇亦如之故蹇蹇蹇而終无尤者以此說者謂蹇有兩坎故曰蹇蹇失之矣蹇蹇猶蹇蹇太玄曰勞蹇蹇躬踣國也蹇蹇約說文蹇者長脰行又蹇也蹇也與蹇重義同坎象險本无跛象卦名蹇者見險而能止故卦以蹇名躬猶身也反身修德德積於躬何尤之有君子正其諍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蹇初至五皆不言吉凶獨上言吉者蹇終則行險終則平蹇終則解故蹇以吉終焉初三四上皆曰來來謂反身譽與碩皆言德也五得中故修德而朋來三道窮故反身而內喜見險者自崖而反當位者恃德而行革子其近而相得者與說文反身謂身反也然則蹇季子之來歸也魯人喜之故象曰內吉之也易取象於虎之謂子取象於振之猛說者以爲蹇物不備加其說必取諸蹇蹇而後

云竟陸即商陸爾雅謂之遂易坤也枝枝相植葉葉相當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竟陸其物有毒陽中之陰其味酸辛其形類人用以療水其效如神上陰象之又云竟陸二物竟者馬齒竟陸者商陸漢儒傳說後儒從之以小艸喻小人其說近是然其物柔脆決而去焉一手之力耳又焉用乎就有厲其危乃光哉

且聞言不信亦為官官張謇等所殺而進西召前將軍董卓至京師漢廷亡矣漢不即亡於無道之桓靈而亡於召寇之何進故決之象鮮明著即戒之戒焉然則剛決柔何道而能決去哉君德光明柔邪自息九五中未光故上六終有凶終有凶者若陳實之無號何進之召寇適足以亡天下而已老子曰湛大處下柔弱處上夫之象也柔勝強弱勝大是以聖人危之

哉陰不能躍踰而巳初陰始凝羸然弱也卦目為壯而父亦有戒辭者蓋陽壯於四陰壯於初故四陽盛躍曰大壯一陰踰曰女壯虞仲期曰陽息震為鼓陰消巽為舞踰者舞之象也一說踰曰室玉篇云踰踰踰踰踰行不進謂引之乃前蓋牽之象故曰柔道牽言陰不能獨進必待陽之引而後進陰之為害也陽實使之然唐之武后在太宗時不遇一宮人耳非得高宗寵而貴之且繼之使逞其意焉能為害於天下哉然則柔道牽者聖人非徒抑陰乃所以戒陽與說文踰踰為住足賈侍中說足垢也垢之言垢亦象形說文蹢躅為住足賈侍

上六无號終有凶此後漢書游平陳仲舉之象也上六象官官後漢官官之禍烈矣天下賢人君子皆羅其毒游平以太后之父而秉朝政常有誅諸官官之志而仲舉為太傅亦素有謀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如夫五陽共欲決去一陰之象而陳實易而無備不知警戒以為之防二人當共會朝堂言及中常侍曹節等濁亂天下共欲誅之游平深以為然仲舉大言以手推席而起由是上疏太后且云願出臣章宣示左右若令諸姦知臣疾之不以為危而沾沾自喜故其輟脫若此非所謂无號終有凶者與及謀洩曹節等矯詔殺游平而仲舉聞難作與官屬諸生拔刃突入承明門曹節之黨共圍而執焉官門從官騶咸踰殿而晉之曰死老魅即日害之則无號之凶至是而益驗矣故聖人特於夫之上六為象陽說戒至深且切者誠危之也象傳曰告自邑不利即我所倚乃窮後漢何進之象與進亦欲誅官官而力不能乃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共引兵向京城是時望氣者以為京師將有大兵開宮流血而主簿陳琳入諫謂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乃反委釋利器更欲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從意更狐疑此夫四爻辭所謂其行次

施命四方詰其違非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一至於義否泰道殊休戚安異寢鼓之教不空同也後漢書恭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豈其然乎陽空助陰空止一陰初生止之非助之在冬欲靜在夏母躁躁為躁卦母躁者所以止之非所以助之也故曰百官靜事毋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稱安若不靜與人為病故當定之定非止而何妨於陰陰除懸於微亦惟靜以鎮之乃云鳴鼓開關典兵駭旅失之已甚矣仲夏之月門閉母開順時令也乃反止四方之行者亦失之其職在匡人后以施命者所謂匡人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隱使无敢反側以順王命也然則后施命匡人達之故婦卦取象焉

而陽為資故五月之律名蕤賓參同契曰姤始紀序履霜最先并底寒泉十一潮息午為蕤賓賓服於陰陰為主月令高氏注曰仲夏陰氣養難在下為主陽氣在上為賓此之謂也不利賓者陰長成遂成否成則而陽實有不利焉二能包而有之則害不及賓矣伯勞至後應陰而殺蛇蛇之於棘而鳴其上蛇與魚皆陰象殺蛇包魚天道扶陽抑陰之義也賈訓為眾吾未之前聞一說賓謂四也五君位四賓位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四承五五賓而禮之故曰賓何以知之以觀四知之觀四謂之賓故姤四亦謂之賓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如聘即位於大門外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所謂賓而禮之者如此及組人饗用腥有玄酒腥魚食用執故魚膳既載體進奏者之理魚七縮組震右是古饗賓賓皆以魚矣四應初又四正當賓位宜有魚二比初陽為客雖不當位包而有之未大失也故无咎公食魚七而姤惟一魚為二所包焉得兼及四乎故象曰義不及賓也二為不逮之客四為苟敬之賓一有魚而一无魚有魚者无咎則知无魚者必凶矣言饗賓賓答故初象魚以陰陽言則初民象也無魚猶可无民可乎故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乾上无民故動而有悔姤四有民而遠之故不言梅而直言凶九二包魚九五包瓜陽包陰也否六二包承六三包羞陰包陽也聖人一坤之一扶之否二不亂羣否三不當位抑之也有戒辭焉姤二日不及賓姤五日不舍命扶之也有危辭焉姤二非其有而有之占曰无咎然則齊之田氏厚施

云竟陸即商陸爾雅謂之遂易坤也枝枝相植葉葉相當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竟陸其物有毒陽中之陰其味酸辛其形類人用以療水其效如神上陰象之又云竟陸二物竟者馬齒竟陸者商陸漢儒傳說後儒從之以小艸喻小人其說近是然其物柔脆決而去焉一手之力耳又焉用乎就有厲其危乃光哉

姤初六象傳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說文牽引前也象引牛之際又曰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臣服於君妻服於夫子服於父故謂之牽言能屈服之牛雖大物而性柔故為人所牽引五尺童子亦能服牛恭得牽之道也如失其道則小物猶不能服況大物乎母曰姤象其形甚危中懷決躁不可信也倘以其蹢躅不前而信之則引之漸進其後將不可制矣坤為牛初之象上其角也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內經曰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曰女壯勿用取女能屈服之則貞而吉故萃二曰引姤初日牽引與牽屈而服之謂也陽盛則踰陽莫盛於乾初潛一見三行至四而躍盛陽之氣躍而上焉孰能遏而止之

有戒辭者蓋陽壯於四陰壯於初故四陽盛躍曰大壯一陰踰曰女壯虞仲期曰陽息震為鼓陰消巽為舞踰者舞之象也一說踰曰室玉篇云踰踰踰踰踰行不進謂引之乃前蓋牽之象故曰柔道牽言陰不能獨進必待陽之引而後進陰之為害也陽實使之然唐之武后在太宗時不遇一宮人耳非得高宗寵而貴之且繼之使逞其意焉能為害於天下哉然則柔道牽者聖人非徒抑陰乃所以戒陽與說文蹢躅為住足賈侍中說足垢也垢之言垢亦象形說文蹢躅為住足賈侍